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意大利 电影从未散场

口袋旅行笔记

TRAVELS

世界遗产地理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意大利 电影从未散场

口袋旅行笔记

TRAVELS

世界遗产地理



目录

西西里　电影从未散场
重寻奥德赛：乌托邦式的诺亚方舟
西撒哈拉：三毛故里寻踪
杰伊瑟尔梅尔：沙漠中的金色之城
威尼斯：未来艺术进行时

版权信息

口袋旅行笔记：意大利 电影从未散场

《世界遗产地理》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2017© 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7

本书版权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ECFD-N00010625-20170712

最后修订：2017年12月06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西西里 电影从未散场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提起意大利西西里，许多人的脑海中会浮现三部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教父》和《天堂电影院》。有人说，只有镜头中的西西里，才最具诱惑之美。



• 锡拉库萨奥尔蒂贾大教堂广场。在《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女主角玛莲娜经常出现在这里。

西西里是一个没有定式的地方。地图上的每个点，每个名字，或大或小，或鼎鼎大名或默默无闻，总能扯出绵延不绝的故事；西西里的历史，属于很多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它的地理，也曾是很多国家地理的一部分；西西里的阳光很明媚，冰激凌甜，柠檬很酸，当然，那里也有壮丽的景色，保存完好的教堂、小镇和马赛克镶嵌画，以及浓烈的意大利历史。

西西里是由很多有故事的瞬间构成的。从地图上看，它就像那只伸向地中海的亚平宁皮靴上的足球，很明显，这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美丽传说

意大利从不缺少美丽传说。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是很多人认识西西里的开始。那里有美轮美奂的建筑，有保守严肃的居民，有让人沉醉的地中海美景。美艳不可方物的玛莲娜,也成为西西里的符号。搭建起电影中西西里背景的，是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小镇——诺托与锡拉库萨。

关于诺托的印象，完全来自《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繁华热闹的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大街，联军坦克滚滚碾过，挥动着旗帜欢迎军队的市民。在半圆形门廊前，玛莲娜被一群嫉妒和渴望复仇的妇女扭打谩骂，撕扯掉上衣，而那些曾经趋之若鹜的男人，在满足贪婪的欲望之后，也就只剩下袖手旁观……

凝视诺托的时候，你会深深怀疑：诺托，究竟是西西里生活的一部分，还是巴洛克建筑的盛大舞台？

诺托小镇，因灾难而重生。1693年被地震破坏的诺托-安提卡得到西班牙政府的资助，整座小镇的风格被设计成巴洛克式，极尽复杂和华丽之能事。

诺托三条主要的大街，都是东西走向，因此它们可以一直沐浴在阳光下。如果想读懂小镇风情，不妨爬上圣-奇阿拉教堂。从教堂顶部的铁窗放眼望去，地势最高的区域是贵族区，中间是教会区，普通民居则分布在其余的地方。整座小镇由曲线、弧状和涡形构成，卷形花饰、小天使、雕像、熟铁栏杆的阳台，不厌其烦地装点在每栋建筑上。穆尼西皮奥广场、卡沃尔街区的贵族宫殿、圣杜门尼科教堂……星罗棋布。如果有幸在5月来到诺托，还能在尼科拉斯街区遇见英菲拉塔鲜花节，锦绣一般的鲜花铺满大街小巷。联合国之所以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就是因为这充满戏剧效果的巴洛克风格。

但是，这个巴洛克式大舞台显然过于沉重。早在1990年代初，由于排气和震动会损坏建筑物结构的稳定性，所以政府明文规定：禁止任何机动车进入中心城区。尽管如此，繁缛的装饰已经让诺托不堪重负，建筑一直处于此起彼伏的维修中。

距离诺托不到30公里的锡拉库萨，有着影片中又一个重要线索——奥尔蒂贾。奥尔蒂贾的教堂在《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反复出现。这座教堂是在雅典娜神庙原址上建立起来的，神庙的多利斯圆柱被拜占庭人吸收到基督教教堂的墙内；穆斯林来了，把它变成清真寺；诺曼人又将它恢复成教堂的模样；一场地震过后，它被巴洛克的风格装饰……所以，在西西里，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各种文化符号的随意叠加，西西里人的生活，就是在如此多的文化元素和时间碎片中，热热闹闹地度过。

劳伦斯说：“西西里岛是欧洲结束的地方……边上就是非洲和亚洲。”由于“三海之地”的要塞位置，在西西里漫长的历史中，基本没有安宁过。西西里就像地中海里的一块肥肉，站在岸上的人们都想痛快地咬上几口，而无数次的撕咬构成它长期动荡和充满血光的历史。一个本应是伊甸园般的自由世界，却因为优越的地缘位置而深陷于灾难的漩涡之中。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人、罗马人、摩尔人、迦太基人、西班牙人、腓尼基人、法国人……轮番来到这个岛屿进行驱赶、占领和屠杀。如今，希腊人的剧院和神殿、罗马人的广场和摩尔人的建筑，散落于岛内四处，使西西里的历史和现实都无比精彩。就连偶尔路过，鲜为人知的小城镇，都曾经历过兵戈铁马的惊心动魄。

值得庆幸的是，面对上一任的遗留，继任者并不是野蛮地付之一炬，而是不断修复和再建。

当我们沿着海边的路，寻找玛莲娜走过的海堤时，看到很多人在礁

石上、灯塔附近或者海堤晒着太阳小憩。长长的海堤，轻柔的海风，犹如若有若无的音乐，只想让人坐下来，听听涛声为岁月打的节拍。

“教父”故乡

意大利流行一种说法：西西里不属于意大利；全世界流行一种说法：西西里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是黑手党。作为意大利黑手党的故乡，西西里岛曾上演过一幕幕血腥暴力的帮派仇杀，令当地的居民闻“黑”色变。西西里首府巴勒莫由于其商业中心的地位，一直是黑手党的地下首府。

电影《教父》的拍摄地之一正是巴勒莫。它是西西里的首府，也是最具西西里味道的城市。巴勒莫代表西西里的叛逆。

巴勒莫的秩序混乱，早已超出常人对欧洲的想象。倒不是因为黑手党，只是，巴勒莫的机车开得太快，交通灯是个摆设，搭讪的人太多。方方正正排列的几条大干道要么拥堵不堪，要么一辆辆摩托车擦着人身边呼啸而过。道路尽头是湛蓝的地中海，连同那些不安情绪，都留在我的记忆里。





• 上图 诺托的教堂、宫殿、修道院和广场均受到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影响。2002年，诺托及其教堂因其优秀的巴洛克晚期的建筑风格，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下图 火山之城卡塔尼亚。和西西里其他地方一样，多元文化在此镌刻上不同时期的印迹。

1924年，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视察该地，一旁陪同的便是巴勒莫市长兼黑手党首领库恰。在墨索里尼演讲时，库恰安排不少黑手党大喊："滚蛋吧，元首！别耽误俺们赚钱！"紧跟着20多个傻子、乞丐齐刷刷走过来，大呼小叫："赏口饭吃吧，元首。"这一切令墨索里尼深感羞辱和愤怒。1925年墨索里尼开始着手扫灭黑手党。在这场法西斯与黑手党的较量中，黑手党一败涂地。库恰成为第一个倒霉蛋，未经审判就锒铛入狱，饱受酷刑，1928年因缺乏证据被无罪释放。

回顾黑手党的历史，柯里昂的名字不能不提 (电影《教父》中的主角也姓柯里昂)。从巴勒莫出发乘2小时公共汽车，就能到达位于山间的柯里昂。镇上的教堂竟然有7座之多。据史料记载，意大利黑手党挣钱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捐钱给教会修教堂。如今，柯里昂已经成为西西里岛的一个旅游景点，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来游览"教父"的故乡。

《教父》三部曲中的最后场景，其中一幕便发生在马西莫剧场外的台阶上。安东尼首演的歌剧终了，观众散场时，杀手在人群中向迈克开枪，却击中他的爱女玛丽。年老的迈克痛哭失声，此时的他只是一个失去心爱女儿的老人，再冷酷的杀手也有柔情的一面……

马西莫剧场是巴勒莫极具代表性的建筑物，剧场内的音响效果堪称世界一流。剧场由当时著名的设计师巴西莱精心设计，于1874年正式动工，设计灵感来自西西里的古典建筑物，并引入希腊神庙等元素。最初设计这座马西莫剧场的时候，计划容纳3000多人，但是现在剧场内只有1350个座位。1974年，马西莫剧场关闭，进行整修，由于资金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一直到1997年才重新开放。

天堂小镇

从巴勒莫沿海边乘坐半小时火车，就可以到达《天堂电影院》的取景地——切法卢。在意大利众多明信片中，经常会看到它的身影，这的确是个天堂一般的小镇，温暖、舒适，并且遍布美食与声色之乐。

切法卢的海滨和电影里一样有些破旧，没有游艇、别墅、私人沙滩，最简易的渔船和晒日光浴的人群是绝对的主角。只有亲眼见到切法卢的生活，才能使人相信在“乱糟糟”的西西里，也有朴素安逸之地。

沿着海滩往东走，走进切法卢的小镇中心，也走进蜿蜒曲折的中世纪街道。传统的西西里民居，从洛卡山150多米高的峭壁“倾泻”而下，弯弯曲曲的小街，金色海滩，在门口卖鱼的中年人……精致小巧的切法卢，在时光雕琢中，仍旧保持某种原汁原貌，我似乎回到中世纪，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破坏人们的幻觉。想必打动导演吉塞佩·托纳多雷才的，正是这座宁静浪漫的海滨小镇。





• 上图 巴勒莫，西西里岛的首府。电影《教父》的拍摄地之一。
• 中图 巴勒莫，圣卡特林娜教堂。
• 下图 卡塔尼亚是西西里岛最早被古罗马占领的城镇之一。

其实，促使我前往切法卢的，是一位陌生人。

在巴勒莫排队等待参观诺尔曼尼王宫，百无聊赖的时候，遇到一位来自切法卢的小伙子。他让我们一定要去他生活的小镇，去切法卢的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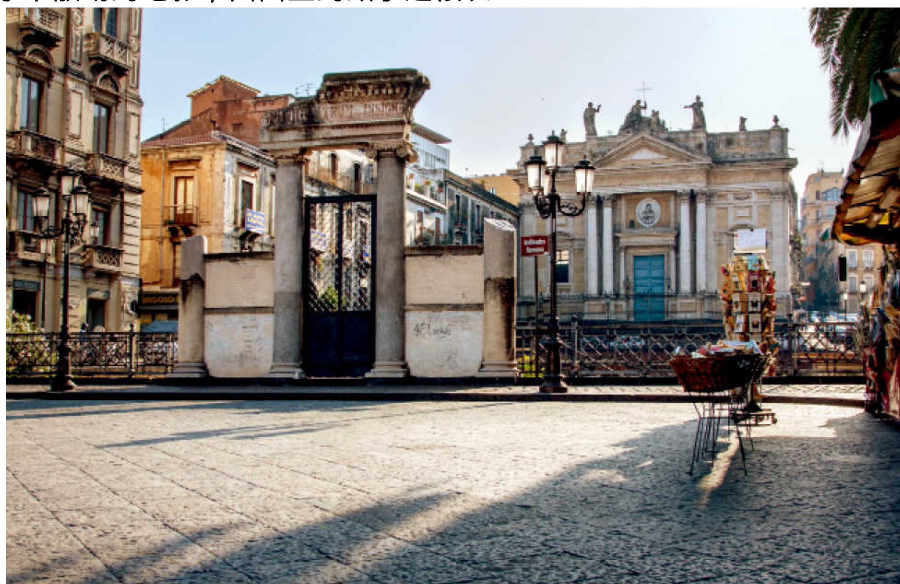
教堂看看。他保证，这将成为我们此次西西里之旅，最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切法卢大教堂和12世纪一个诺言有关：诺曼国王罗杰二世，在海上突然遭遇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即将面临灭顶之灾的国王发誓，如果上帝拯救他，他就会在靠岸的地方建造一座大教堂。结果，上帝安排他在切法卢登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那个切法卢小伙子非常虔诚地告诉我们：“因为切法卢如此完美，它是上帝的礼物。”劫后余生的罗杰二世，倾举国之力，履行自己的诺言。

切法卢大教堂有着木制的穹顶与阿拉伯风格的装饰，典型的西西里-诺曼-罗马风格。尽管一路上进了不少教堂，我还是不由自主被圣坛穹顶上基督的面庞吸引，那是用一块块碎瓷片和一片片金子镶拼起来的。阳光就从镶嵌画背后的小窗户射进来，基督的表情庄严而圣洁。

切法卢的基督像是独一无二的——他有着诺曼人苍白的脸，阿拉伯人的胡须，眉毛生动像是拜占庭希腊人。彼时的巴勒莫，在诺曼人击败阿拉伯人之后，成为多元文化的典范，各个种族极度宽容，并且尽可能地吸取精华、融合彼此。

如水的光阴，斑驳的建筑，西西里仿佛褪色的胶片一般，每一处电影中的景致，都若有若无地敲击着人们的心弦。西西里，本身就是一场永不散场的电影，西西里的故事还很长……



电影链接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二战时，13岁少年雷纳多迷上当地一位比他大很多的少妇玛莲娜，她丈夫上了前线，而她的美貌招来当地妇女的妒忌和排斥。少年幻想着跟这位大姐姐重演电影里的浪漫片断。

《教父》

影片讲述了以维托·唐·科里昂为首的黑帮家族的发展过程以及科里昂的小儿子迈克如何接任父亲成为黑帮首领的故事。

《天堂电影院》

影片所讲述的是一个成长在意大利西西里岛詹卡多村庄中小孩子的故事。由萨瓦特利·卡西欧扮演的多多，喜欢看放映师艾佛特放电影，在胶片中找到童年生活的乐趣。



- 上图 卡塔尼亚。历史的积淀成就独具特色的三大文化艺术宝藏：巴洛克艺术之城、音乐家贝里尼的故乡、活火山埃特纳。
- 下图 切法卢是《天堂电影院》的取景地。这的确是个天堂一般的小镇，温暖、舒适，并且遍布美食与声色之乐。

西西里大事记

•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来到西西里岛。

•公元前550年～公元前450年迦太基占领西西里岛西部。

•公元前415年～公元前413年锡拉库萨战胜雅典。

•公元前264年～公元前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占领西西里岛西部。

•公元前227年在西西里岛西部第一个罗马的省被建立。

•公元前218年～公元前20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西西里岛完全被罗马占领。

•公元前136年～公元前132年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

•公元前104年～公元前101年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

•440年汪达人来到西西里岛。

•535年拜占庭占领西西里岛。

•827年阿拉伯人来到西西里岛。

•902年阿拉伯人的统治结束。

•1091年诺曼人开始统治西西里岛。

•1139年西西里岛成为王国。

•1194年神圣罗马帝国的霍亨斯陶芬王朝。

•1265年安茹王朝。

•1282年阿拉贡统治。

•1412年西班牙统治西西里岛。

•1713年萨伏依王朝。

•1720年奥地利统治西西里岛。

•1735年西西里岛重归西班牙。

•1816年波旁王朝。

•1861年3月14日西西里岛归意大利王国。

•1943年7月10日二战西西里岛登陆战役。

- 1946年5月15日西西里岛获得自治权。

- 1946年6月18日意大利共和国建立。

重寻奥德赛：乌托邦式的诺亚方舟

撰文、摄影/尔尼

千年前在古希腊，盲人游吟诗人荷马唱出《奥德赛》，讲述奥德修斯打特洛伊战争，又重返家园的希腊史诗；千年后，在波罗的海上，来自14个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水手和船长一同起航，乘坐着有百年历史的木质帆船，前往希腊伊萨卡岛屿，奥德修斯的家。来自成都的尔尼作为纪录片拍摄者，也是船上唯一的中国人，记录了漂流在海上的日子，以及在旅途中相遇难民与当地人的故事。



• 船行驶在波罗的海海域，一个艺术家望向远方大海，感受着海风和日光。

奥德赛，原本字义就是漫长且曲折的冒险。所以，我向往奥德赛。在这次追寻它的航行中，我们冒险、询问生命、描绘特立独行的灵魂。自然是神迹，人类只是渺小地被包裹其中，我们不比一座岛屿更孤独，也不比散布在黑夜的星系更遥远。我们仿佛置身一艘乌托邦式的诺亚方舟，在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岛屿与城市登陆，在每个地方讲述当代奥德赛的故事。

船长之后才是上帝与法

在德国北部繁忙的罗斯托克港口，塞满了一艘艘承载世界各地集装箱的货船，这些千篇一律的巨大铁盒是世界全球化的证据。而属于我们的那艘帆船，它安静地停泊在一旁，与这个现代化的港口格格不入。

一起登船的还有来自14个国家的20多位艺术家，登上这艘船就踏上了重走奥德赛的旅程。

《奥德赛》是古希腊诗人荷马记录欧洲最初文明的一本书。书中讲述了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中取胜及返航途中的历险故事。奥德修斯的旅程是发生在欧洲大陆的第一次冒险，是现代文明的源头。奥德修斯在

迁徙的旅途中，看到了无数奇异的风景，找到了这片大陆的新格局。最终，他回到了自己丢失的家园。

在欧洲，关于奥德赛的研究不计其数，其中有位历史学家Felice Vinci写了一本颠覆性的著作，在欧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大概说奥德修斯故事的地理来源是波罗的海而非地中海。因为这里群岛地理位置更接近荷马所描绘的传奇史诗。也基于这个原因，我们的旅程从德国的罗斯托克开始，到达丹麦哥本哈根；再穿过波罗的海，去瑞典与芬兰之间的玛丽港。之后，沿着棋布星罗、大小各异的岛屿，到达芬兰赫尔辛基，最终抵达希腊伊萨卡岛，奥德修斯的家。

“Hoppet”是我们所乘船的名字，意思是“希望”，这艘来自爱沙尼亚的木质帆船，建于1925～1927年间，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在21世纪初被重新修复，保留着手工时代造船的质朴。

“Ahoy！”金发碧眼的水手用中世纪古英语的航海词向我问好，他伸手接我跨过船沿。我背着相机和脚架，脚一滑差点滑进海里。水手的手掌比我脸还大，他一把接住我，高举过头，像运货品一样把我放到甲板上。

水手们与这艘船以及海水仿佛融为一体，他们性格直率，高大壮实，眼睛发亮，散发着一种远离世俗的味道。我问他们从哪儿来，他们大笑自称“维京人”。

公元8～11世纪，维京人是波罗的海斯堪的纳维亚区域的探险家、武士、商人和海盗，在欧洲这一时期被称为“维京时期”，这是欧洲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之间的过渡时期。史诗魔幻电影中那些戴动物角头盔、穿金属盔甲、战斗力非凡的人，常常就是他们。如今维京人已不复存在，但他们在波罗的海航海文化中留下了属于维京人的航海精神：真诚、直率、野蛮、血性、嗜酒。

果然不到半个钟头，我们一行人就和水手喝上了，他随即告诉我们这只船上的规矩：马桶不能丢纸，每天必须打扫卫生，夜航的时候要轮流值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先要听船长的。船长第一，然后才是上帝和法律。

我们面面相觑，水手一本正经地说：“欢迎来到海上世界。”

哥本哈根海岸戏剧时光

清晨5时，日出降临的时刻，我们起帆出行。


HOPPET





• 图1 帆船的救生圈上写着这艘船的名字“Hoppet”，意为“希望”。现在整个爱沙尼亚，只有6艘这样的帆船。
• 图2 音乐人对着夕阳与海平线，喝一口啤酒，又弹起吉他，唱起歌。
• 图3 风平浪静时候，可以在船桅顶端，俯身看到甲板上的“微型世界”。

起帆是体力活，需要两三个壮汉并肩齐力上下拉动麻绳，有时需要整个人跳起来用体重来拉动，再带动铁链和木扣，升起白帆。Hoppet共有7块帆，分别在船首、船首斜帆及后方的前支索帆、斜桁上帆、前帆、主帆斜桁上帆、主帆、船尾。每次升起之后，再根据风向快速调整风帆张开的角度，然后将麻绳卷起绕好在船的各处。不出半个小时，我们都已经满头大汗，手心火辣辣地疼。

许多人和我一样，都因为第一次航海而晕得厉害。到达丹麦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半。经过两天的航行，我们都有些疲倦，瘫倒在甲板上，焦急等待着上岸，心里盼望着赶快洗个热水澡。

船还没有抵达哥本哈根戏剧岛时，当地协助此次航海计划的人以及当地人，都来到港口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乐手开始奏乐，手鼓声、钢琴声、歌唱声和人群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仿佛回到中古世纪，那个大航海探索未知世界的时代。草地上有鲜花和美酒，手风琴、架子鼓奏乐，风铃般的歌声飘荡在码头四周。

下船后，我被无数陌生人簇拥着。老爷爷过来给我一个熊抱，小朋友给我一个贴面吻。我们跟着音乐光脚跳舞，被人群抬起来，抛在空中，每个人都满载喜悦和希望。虽然我们素不相识，来自不同国度，却像是相识很久的莫逆之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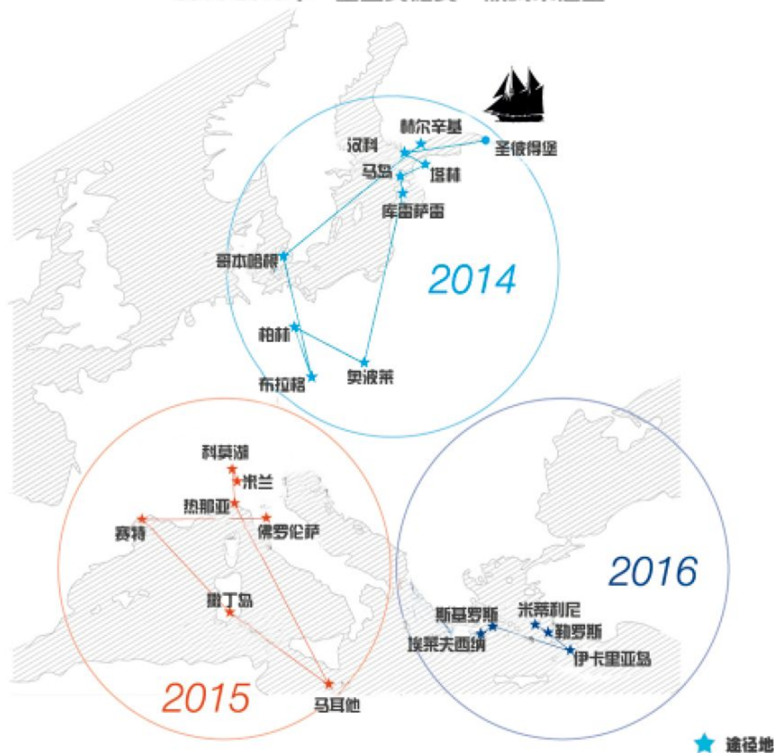
在哥本哈根，我们住在一处热闹的港口附近，许多老人小孩都闻讯而来看老帆船Hoppet。天气好时，船长会带上参观者在附近海域溜达一圈。在帆船上，我们常会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我遇见过中国的诗人和编剧、美国来的志愿者、拍戏的当地明星、带着孩子旅行的爱尔兰夫妇、放学回家的高中生、散步偶然上船的老人……许多这样的时刻，似乎全世界的生活都在帆船上上演了。我们见到生活中无数欢乐，随行的音乐人会即兴弹起吉他，吹起萨克斯，伴随人们，一起享受哥本哈根海岸最美的傍晚。

与风暴一起活着而非抵抗

告别哥本哈根，我们继续航行，这一次我们要连续航行三天三夜，前往瑞典与芬兰之间的玛丽港。

天气预报说风暴将至，船长和水手都愁眉苦脸。在海上最危险的天气就是风暴。

风暴最终还是来了。船开始左右摇晃，像地震一样。在剧烈的摇晃中，我花了半个小时才套好所有的衣服。由于根本无法睡觉，我们全部站在甲板上。我穿了三条裤子，两件冲锋衣，仍然手脚冰凉。有时候一个浪过来，水会没过膝盖，船一摇，片刻间水又从船两侧的沿舷线流走。不时有大浪扑来，我们全身裹着防水的衣服、鞋子，仍然惊讶于每次大浪扑下来的力量，打在身上，像一个个响亮、寒冷的巴掌。





• 上图 奥德赛之旅航行线路图。制图/吕寅
• 下图 在哥本哈根海岸，人们在水中搭起支架，在岸边欢迎即将到来的帆船。

“要同风暴一起活着，而不是与之抵抗”，船长告诫过很多次：“当你和海水一起活着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和难受了，因为你就是海洋，她

摇晃，你也摇晃。”

我同几个同行人抱在一起，大声歌唱；我们在茫茫大海，孤立无援，也只能高歌一曲，而同时帆船用剧烈的颠簸，帮我们打着节拍。波兰语、芬兰语、英语、希腊语、爱沙尼亚语、瑞典语、意大利语、法语、汉语乱作一团。

正如里克尔在《预感》里所写——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舒展开又卷缩回去/我挣脱自身，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

当一切风平浪静，我们喉咙沙哑，头发湿透，在甲板上紧紧拥抱，仿佛是劫后重生。我们呼喊、举杯，欢庆友谊、生命、死亡、风暴和大海无尽的能量。

在15～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肯定有无数人如我们这样出行。那时，欧洲船队正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在这些远洋探索中，欧洲人发现了许多当时在欧洲不为人知的国家与地区。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也开始出现。这个时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欧洲超过亚洲繁荣的基础。

我们此次出行所乘的老帆船，就是当年大航海时代留下的遗产。我们的航海条件并不先进：木制船壳有被侵蚀的痕迹，储备的食物也有限，不适于长期航行，需要在陌生的港口停下进货；船上的卫生与生活条件也并不让人满意，但这便是航海的魔力，比乘坐巨型金属邮轮更吸引人。要知道，在豪华数十层的船舱里，你甚至不能感到一点点海洋的力量。

在夜行中，我们睡在甲板上。包裹着防风罩，每个人横躺着，抬头便可以看见银河，这意味着风暴已经过去，明天将会是晴天。海浪过去，甚至有流星滑落。我们睁大眼睛看着水手指出的星座。海风吹得每个人都泪流不止。也许，我们是真的哭了。我和同行的朋友，把老帆船叫做“一亿颗星大酒店”，那晚僵硬的甲板是我睡过最好的床。

芬兰式桑拿与失去故乡的人

帆船即将到达赫尔辛基，我们停靠在科尔波，一座天堂般的岛屿。

登岛后，我发现整个村落散布着从17世纪至今修建的房屋、船只与码头。这也是我们这趟旅程的老大——玛蒂尔达的家，她的家族两百年来都住在这座岛上。这是个有趣的家族，其中有声名显赫的贵族，有20世纪在芬兰最有影响力的印象派画家，也有到田园归隐的农民和木匠。

在这里我遭遇了一个噩梦——芬兰桑拿——因为泡桑拿时，所有人都自然地裸着。我们要先在室内蒸熏，再跳入冰冷的湖水中冷却，再重

新回到蒸汽房，反复几次，将体内的污垢排出，加速血液循环和代谢。

抵达目的地后，玛蒂尔达走过来说，她去砍木头了，等下就烧水。他们都轻松地随着队伍往森林里的桑拿木屋走去，朋友看我踌躇的样子说："别担心啦，除了你，没人把这个当回事的。没人会强迫你干什么，你要穿衣服也可以。"

我表情凝重地在森林里站着，这大概是此行最大的文化冲击了。我第一次感到自身所受文化与这里的习俗格格不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女性可以参与选举的国家，桑拿文化只是芬兰自由发展的侧影。我在芬兰工作时，遇到的主管几乎都是女性，她们坚强包容，在乎男女平等，而非刻意强势。男女老少，轻松自然，没有人羞涩于自己与别人的身体。

半个小时后，我战战兢兢地裹着浴巾进入桑拿房。而大家有说有笑，一丝不挂，没有丝毫尴尬，只有我裹得像个外星人。此刻我才意识到在此穿着衣服的人，才会更不好意思。我把浴巾拿掉，和大家一起在热气腾腾的蒸汽中，学水手那样仰天大笑一番，把所有迟疑都抛在脑后。

还有什么好遮挡的呢？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当你跳出自己的安全区域的时候，生命的魔法就会发生。







• 上图 芬兰式裸浴后，我们跑过森林，跃上码头的木桩，一头扎进冰冷的海水。

• 中图 意大利“大地艺术节”上，正在表演的随船艺术家。

• 下图 来自波兰的随船女演员正在扮演等待奥德修斯归家的妻子，她的身后是来自德国的男音乐人，他把琴弦绑在废旧的长弓箭上来演奏音乐。

当我们彼此赤裸躺在北欧5摄氏度的海水中，遥望星辰时；当我们像水手一样用力拉上风帆，再像维京人一样爬上桅顶遥望远方的航线时；当我们在危险的风暴与海浪中，放声高歌时，我知道，生活的魔法发生了。许多人都因为命运出生在某一个家乡，而我们却一直寻找着一个不知所处的故乡。

靠岸的日子，艺术家们会在当地演出，我们也目睹了更多真正失去故乡的人：难民危机愈演愈烈，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难

民，苦苦守候在欧洲边界管控线外。初到难民营，我们几乎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苦难。但当我和他们一起做饭、游泳，悄悄带他们出去一起逛街、钓鱼时，你感受到的不是苦难，而是那种失去了一切后的无畏。

在难民营，我的镜头由一个来自伊拉克的雅兹迪人小女孩Ruby构成。这个善良的小女孩一直照顾着在47℃高温下几次晕倒的我，给我她家里本就不多的食物，拉着我在厕所“打水仗”。我则将一路记载了欧洲之行的相机借给Ruby拍照。那一刻，我们被一种莫名而天然的信任牢牢连接。

每天黄昏，我们带着难民营中的孩子、老人去往一个临时搭建于古希腊遗址内的舞台。沿途是无尽的海岸线，这一路似乎是从地狱到达天堂乌托邦。戏剧起源于希腊，在今天危机四伏的时候，尤其体现其重要性，也许，这正是艺术的力量。

我感到，这次航行变成一部以欧洲巨大变革为背景，思索地理、文化以及个人边界的崭新的奥德赛。完成奥德赛的航程，这个夏天也结束了。这趟旅程，对于欧洲文明来说是回家的路，也是船上每一个人回家的路，它带领我们活在世界的古老神话中，活在对当代的思考里。

西撒哈拉：三毛故里寻踪

撰文/冯玥

40多年前，一位不羁的中国女子，与心爱的人一同来到位于非洲北部的撒哈拉沙漠，妙笔记录下生活点滴与各种奇遇。40多年之后，我独自来到三毛笔下的神奇之地，探寻远方的道路、海洋、城市与人……



• 在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撒哈拉沙漠，人类已经生存繁衍几个世纪。如今人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供图 / 东方IC

遥远而广袤的非洲大地，有着厚重的历史与无双的美景。酷热、苍凉、自由、神秘是沙漠永恒的注脚，那里的传说总是离不开对自由的向往与追寻。三毛曾在《撒哈拉的故事》中这样写道："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撒哈拉了，也只有对爱它的人，它才向你呈现它的美丽和温柔，将你的爱情，用它亘古不变的大地和天空，默默地回报着你，静静地承诺着对你的保证，但愿你的子子孙孙，都诞生在它的怀抱里。"

神秘之地与苦难之乡

今天的西撒哈拉属于领土争议地区，由摩洛哥政府和联合国维和部队共同管理，并无国际航班可以直达。其中，最适宜作为中转站的城市，当属摩洛哥南方的古城——马拉喀什。从马拉喀什前往西撒哈拉有两种方式——飞机或者汽车，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只为感受茫茫大漠的苍凉。

汽车每日一班，晚上9点发车。由马拉喀什老城外的汽车站始发，途经阿加迪尔，沿着大西洋一路向南行驶1000余公里，即可到达西撒哈拉地区的首府阿尤恩。与熙熙攘攘的总站不同，这个小车站设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建筑简陋，乍一看与国内乡镇的车站并无二致。进门是空无一人的售票厅，两侧不大的候车室里摆着10余排蓝色的塑料椅子。座

椅上三三两两坐着包头巾的妇女，几个孩子在她们身边玩耍，男性乘客大多在室外闲逛。

21点整，一辆半旧的蓝色大巴缓缓驶进站内。我上下打量着它，之后的15个小时，我将与它为伴。汽车发动，沿着一条没有路灯的国道一路向南。入夜，窗外的景色乏善可陈，我抵不住困意，沉沉睡去。

早上7点，枕着背包睡得迷迷糊糊的我被司机叫醒，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撒哈拉的边缘。吃罢早餐，继续一路向南。笔直的公路东部，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壮观而安静。虽然海岸线近在咫尺，但大部分时间并不能看到海。茫茫戈壁滩散落着一丛丛的耐旱植物，偶尔有几只单峰骆驼被巴士惊扰，从公路边跑开。整个非洲大地被北回归线分为两个地区——南部的黑非洲和阿拉伯人聚居的北非。而撒哈拉沙漠西起大西洋，东至红海，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北非地区。西撒哈拉地区，便是广袤沙漠与大西洋唯一的接壤——滚滚的风沙与海浪相接，造就了世间独一无二的景观。

热衷海外扩张的西班牙人16世纪便来到此地，逐渐建立殖民统治。1970年代，三毛跟随西班牙裔的爱人荷西，来到西撒哈拉的阿尤恩工作和定居。1975年，无力维持殖民统治的西班牙政府从西撒哈拉撤军，自古居住生活于此的撒哈拉威人建立了波利萨里奥阵线，谋求独立。同时，从北部入侵的摩洛哥军队进驻阿尤恩，宣布对西撒哈拉拥有主权。之后的十几年中，这里战乱不断，平静的撒哈拉变成纷争之地。直至1991年，联合国维和部队入驻，宣布停火协议，撒哈拉才算恢复平静。但是，至今双方依然有着零星的交火。

为隔离撒哈拉威独立军，摩洛哥政府在西撒地区东部，建起一道巨大的隔离墙，隔离墙的周围布满地雷。如今，这里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如同冷战时分隔于柏林墙两侧的德国居民一般，许多撒哈拉威家庭同样被沙漠中的隔离墙割裂，几十年无法与亲人相见。2700多公里长的隔离墙贯穿荒野，使得美丽的沙漠不再是阿拉伯传说中的神秘之地，而成了数十万撒哈拉威难民的苦难之乡。







• 左图 马拉喀什古城坐落在贯穿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脚下，有“南方的珍珠”之称，是前往西撒哈拉的必经之地。供图 / 东方IC
• 右上图 阿尤恩城的街道依旧保持着几十年前的模样。供图 / 东方IC
• 右下图 阿尤恩城中穿长袍、包头巾的妇女。供图 / 东方IC

乘坐大巴穿越摩洛哥与西撒地区的边境，公路两侧杳无人烟，行车道时不时被沙埋去半边，几十年前的战争已了无痕迹，只有沿途一个又一个的检查站提醒着路人，这里至今还是敏感的领土争议地区。

被检查站的军人查了三次护照、问了三遍是不是记者、为何要来西撒地区等问题，大巴终于驶入沙漠中唯一的繁华城市——阿尤恩。

寻访三毛故居

阿尤恩被三毛称作“阿雍镇”，这里曾经只是沙漠中的小镇，而今已经成为一座有着数十万人口的首府城市。来到阿尤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寻找三毛的故居。

我步行穿过整座城市，来到三毛居住的旧城。三毛的家在阿尤恩小镇的金河大街，而当年这条街名叫加泰罗尼亚大街。在三毛笔下，这是一条狭小脏乱的街道。如今，阿尤恩的旧城依然保持着40年前的样子——街道空旷、人烟稀少，道路两旁的房子用空心砖建造，四四方方，刷着沙漠般淡黄色的涂料。

顶着烈日继续前行，路旁出现一片空地，被铁门阻隔，空地内凌乱地堆放着许多石块，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中描述的坟场。撒哈拉威人埋葬死者的方式十分奇特——把尸体用布包起来放在沙洞中，然后再凌乱地盖上石块。今天的墓地空无一人，更不会有巧手的撒哈拉威老人，坐在路边雕刻粗糙而生动的石刻。

进入坟场区，再往西走，就是三毛居住的金河大街44号。斑驳的黄色墙体，深色的铁门上方，漆着淡淡的“44”。40年前的那座美丽的沙漠

小屋，带着岁月的痕迹，以一种不可想象的残破状态，展现在我眼前。我呆呆地站在门口。这就是曾经承载一个小女孩对于未知世界全部幻想的地方吗？

发了一会儿怔，我看见铁门内有身影闪动，仔细看却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在向我微笑。我与她打招呼，语无伦次地解释，自己来自中国，来看一位中国作家几十年前的旧居。姑娘听得懂英语，淡然地对我笑道：“是的，是的，原来有中国人来过，我在打扫卫生，你愿意进来看看吗？”我急忙用力点头。

整个房间与三毛书中的叙述别无二致。经过昏暗的走廊，尽头是一间小小客厅，抬头往上看，是一个用铁网拦起的天井——哦，那个“飞羊落井”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吧！我极力搜寻记忆中的“那些用捡回来的棺材板DIY的家具、那个旧轮胎改的沙发、被当作结婚礼物的骆驼头骨”，但它们就像“飞羊落井”的奇观一样，只存在于三毛的故事里……

追随三毛足迹

重新回到艳阳下的街道，继续在旧城中漫步，细细观察这座位于世界边缘的沙漠城市。努力回想着三毛与荷西到镇上买东西的情景。荷西告诉三毛：“这是银行，那是市政府，法院在右边，邮局在法院楼下，商店有好几家，我们公司的总办公室是前面那一大排，有绿光的是酒店，外面漆黄土色的是电影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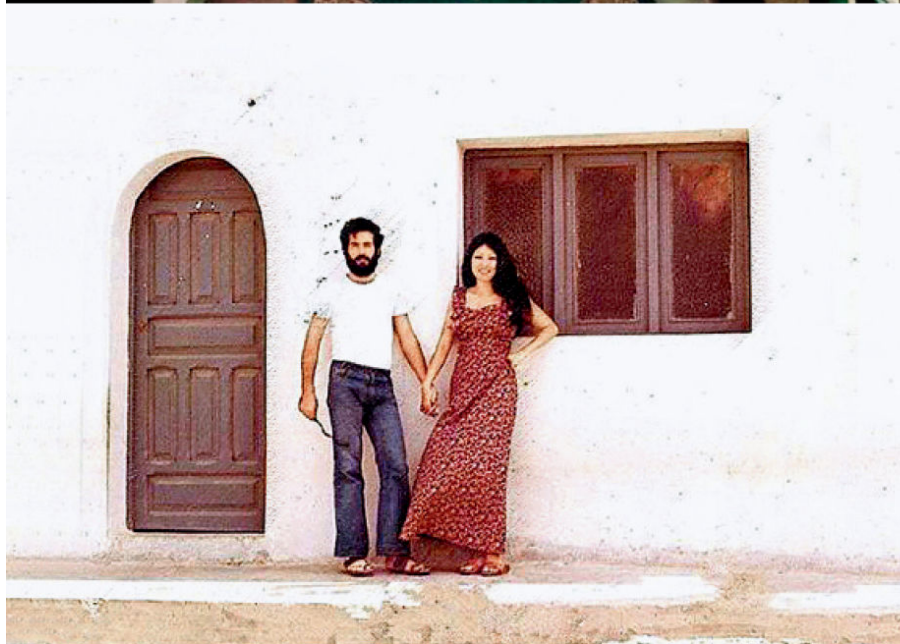
如今，中心广场早已不是当年破败的模样，矮矮的棕榈树随着宽阔的街道延伸，阿拉伯式的赤色建筑和清真寺显得格外大气。路边的棕榈树旁，有一家水厂，与其说是水厂，倒不如说是送水车的集散地。阿尤恩小镇依旧没有淡水供应，三毛时代饮用淡水需要到镇上来买，而今，送水的卡车会把淡水送到每家每户。

顺势而下，一座宫殿式的建筑鹤立鸡群地站在土气的小房子当中，这就是三毛笔下的国家旅馆。它是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标志，建筑风格也是参照格拉那达（西班牙南部古城，阿拉伯人入侵欧洲时的首都）的阿尔罕布拉宫而建，是当时西撒哈拉最好的饭店。（在《素人渔夫》中，三毛和荷西把海边捕到的鱼，卖到国家旅馆，当晚便见到荷西的上司，他们又用12倍的高价请上司吃鱼。）

酒店北面有一个巨大的喷泉，5根两米左右的大理石柱同时向池中吐着泉水，在缺水的撒哈拉，这是奢侈的行为。而大门与巨型喷泉相比，却低调许多。朱红色墙体，阿拉伯式几何花纹，两面摩洛哥国旗高高地竖起。静静地伫立在酒店门前，仿佛能看到40年前，三毛和荷西戴着草帽，羞赧地在这里做“素人渔夫”的样子。


CORREOS





• 上图 邮局外的邮箱，三毛曾在这里寄送邮件，包括手稿。
• 中图 三毛和荷西来过的国家旅馆还在。
• 下图 三毛和荷西。供图 / 东方IC

从酒店继续往北走，下坡，再走五六百米，就是《结婚记》中描写

的邮局法院同体的建筑。一楼外墙已经破败不堪，只有一个很小的门面，黄蓝色的摩洛哥邮政标识，是唯一能够识别它的印记。那些年，它带给三毛许多来自台湾的慰藉和思念。而如今，邮局依旧是租用邮箱制，一排排铝制的邮箱小格子整齐排列，上边浅浅地刻着号码，再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门外的另一个自投式邮箱，还用西文写着“CORREOS”（西班牙语“邮政”的意思）。虽然绝大部分邮局已经改用阿文和法文，但还是依稀可见当年西班牙殖民的痕迹。二楼的法院已经荒废多时，连窗子也不知去向。可是，这里曾经见证过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见证过“走路去结婚”的三毛与荷西。

不远处的小公园对面，便是整个小镇唯一的西班牙式建筑——西班牙天主教堂。高高耸起的十字架，正门印着的“IGLESIA CATOLICA”（意思是“天主堂”）。西班牙殖民的痕迹已经在摩洛哥的统治下逐渐消失，法文也取代西文，成为这里的第一外语。40年风雨，这里改朝换代，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摩洛哥政策改革统治和无数次的独立运动，可是它依旧是那个40年前三毛笔下的“阿雍镇”，坟场区也依旧是贫民区。

三毛已走远，可是我依旧能在阿尤恩，感受到她看着这片土地时眼中的温柔。谢谢你，三毛！在我最年轻的时候，带我“万水千山走遍”……

很长时间，我对三毛的沙漠之家一直念念不忘。

有一次，与一位学阿拉伯语的朋友聊天。我说：“如果有机会，我想再去一次三毛故居，再次叩响44号的大门。”而那位朋友却说，不要再去烦扰那个可怜的女人了。这些年，他们家为很多三毛的读者敞开过大门，隔几个月就会有中国人来敲门。她之前都允许进入的，但是不知道是谁把她们的照片放到网络上，她的丈夫因此大怒，所以她现在不敢随便给中国人开门。

杰伊瑟尔梅尔：沙漠中的金色之城

撰文、摄影/刘玥

被誉为“金色之城”的杰伊瑟尔梅尔，位于印度拉贾斯坦邦的西部。这座在沙漠中屹立了近千年的城堡，曾是古印度对外贸易和军事的重要枢纽。运载着珠宝、香料、象牙等商品的骆驼商队，经此走向埃及和欧洲。



• 在沙漠中屹立了近千年的杰伊瑟尔梅尔城堡。供图 / CFP

住在古代城堡里——这是很多生活在城市高楼里的人们对旅途的憧憬之一。在杰伊瑟尔梅尔（Jaisalmer），我如愿地住进了这座金色之城的古堡。这不是那种王子公主式的欧洲城堡，而是在沙漠中屹立近千年的印度城堡。推开窗，眼下就是绵延的城墙，而城下散布着低矮的砂石建筑民居，满目的黄色向远方的戈壁蔓延，直到天际。

平民的古堡

被誉为“金色之城”的杰伊瑟尔梅尔，位于印度拉贾斯坦邦的西部，毗邻塔尔沙漠的边缘，距离巴基斯坦仅100公里。在陆路商贸为主的年代，这里曾是古印度对外贸易和军事的重要枢纽，运载着珠宝、香料、象牙等商品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地经过这里，走向埃及和欧洲，也为城市带来繁荣和财富。

王公们以坚硬的黄砂岩为主要建筑材料，建起了兼具精美与强大防御功能的杰伊瑟尔梅尔堡；而城外的居民也会请来能工巧匠，为他们把坚硬的黄砂岩修建为精美的居所；而且这种建筑技术至今仍在普遍使用，古老的城市风貌也因此得以完整保存。每当夕阳西下，斜阳洒遍古堡，城市晕染在一片金黄色之中，“金色之城”的美誉由此而来。

在《一千零一夜》的神话故事中，有这样一个传说，一座天上的宫殿因中了魔法师的咒语，在一夜之间降临在荒凉的塔尔沙漠腹地，化作一座金色的城堡，而故事里的这座城堡就是杰伊瑟尔梅尔。

事实上，杰伊瑟尔梅尔城堡是在公元1156年由当地巴特提家族王公杰伊瑟尔在特瑞库塔山上建造的，其后人又围绕这座城堡建成如今这座城市。凭借着地理上的优势，杰伊瑟尔梅尔曾经兴盛一时，但当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它便丧失了交通枢纽地位，逐渐走向衰落。

在公元1295～1315年间，这里还遭遇过莫卧儿帝国的侵略和洗劫。经过长达7年的保卫战，在城堡被攻陷的前夜，城堡里的巴特提人以悲壮的方式迎接最后决战。全城的妇女在皇后和公主的带领下，穿上最美的纱丽，戴上最贵重的首饰，用玫瑰水喷洒秀发，然后在鼓乐和圣歌声中，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投身烈火。而男人们，则穿上红色的战袍，义无反顾地冲出城门，用鲜血与侵略者决一死战。

如今，这座充满故事的城市已经变成仅有6万多人口的小镇；记录着历史兴衰的古堡如今依然屹立在城市的中央。当印度的众多古堡都纷纷崩塌或变成博物馆和遗址时，这座古堡却仍然发挥着它最原始的功能。历史上，杰伊瑟尔梅尔就有大概1/4的人口连同国王一起居住在城堡里，而过去近千年之后，这里依旧居住着普通的城市居民，平凡的日常生活仍在这里每天上演。

沿着斜斜的坡道，走过一道道曾经作为防御工事的巨大而坚实的城门，就可以进入古堡的核心区域。这座城堡中，在那些蜿蜒而狭窄的巷弄里，在那些用土黄色砂石筑成的密集的小房子间，散布着许多旅馆、餐厅和小商铺；绘画、雕刻、铜器、饰品和各种手工艺品被陈列在街道的两旁；而色彩斑斓富有印度特色的刺绣、衣物和围巾在阳光下飘扬。这里同样有很多简朴的民居，男人们在做买卖，女人们闲话家常，孩子们在奔跑追逐，自由自在的神牛们在巷子中漫步，小松鼠在屋角上跳过，鸽子在半空中飞翔。

这是一个走不腻的古城。在那些迷宫一样的小巷子里，似乎永远隐藏着未知的新鲜。我一遍一遍在城堡中漫步，看每一处美丽的街角，细细地挑选各种各样售卖的小东西，和不同的人聊天——服务员、商铺老板、神庙的工作人员、终年在外面旅游的澳洲大叔、陪着女儿坐了10多小时汽车从德里赶来的英国老太太、留着长发带着强烈颓废气质的来印度学音乐的青年、留学生、到处可见的韩国人、来自中国各地的游客。阳光明媚的天空下，精巧的建筑光影间，总有不一样的人们。

我走进一家做Heena手绘的小店，开店的是一位26岁的印度姑娘，她样貌清秀，大眼睛忽闪着迷人的光亮。Heena是用特殊染料在人体上画上类似文身的短期图案，这在印度非常流行，通常是画在手上。她一边给我做手绘，一边主动地试探着与我交谈。

她大胆而直接，对中国人的两性关系充满好奇，在问了我好些关于性的问题之后，她又很谨慎地叮嘱我千万不要向当地人提起，否则将对她的名声带来影响。我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没有，但是很快就会结婚的，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她爸爸会帮她找的。我问，那你会不会想自己去找男朋友或丈夫，她说不会，这里的女孩都是由父母找的。那你

会爱他吗？我问。她语气坚定地说，会的，因为爸爸总是为她好的。





26岁，在印度的小城市里属于早就过了通常的结婚年龄，而我不知道容貌清秀还有一技之长的她为什么还迟迟未曾出嫁，甚至还不曾有过男朋友，而她对父母之命的顺从和坚定，又与她的大胆和好奇心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生轨迹，让我充满好奇，只是受限于语言障碍，难以更深入地交流，但她那明亮的眼睛里倔强的神情，我依然记得。



• 上图 城堡中的民间艺人。供图 / CFP
• 中图 城堡的街头上，色彩斑斓富有印度特色的刺绣、衣物和围巾在阳光下飘扬。
• 下图 盛装的印度女孩。

宫廷、哈维利和神庙

建筑总是城市风貌的最直接体现，而在杰伊瑟尔梅尔，满眼沙漠一样颜色的建筑则是地区风格和地理特点的集中体现。

王公的宫廷就在古堡主庭院中，其精美的七层宫殿如今已成为古堡皇宫博物馆。虽然宫殿只是部分对游客开放，也足以窥见其建筑的精妙

之处。宫殿外观错落有致，外墙上的精美雕刻，设计精巧的栏杆和窗户，华美细腻的雕梁画栋，无不显示出当年城堡主人的富庶和匠人们高超的工艺水平。

穿过一个个小巧的房间，走过一道道华美的长廊，驻足在一扇扇玲珑剔透的窗边，流连在一处处雕刻构件前，我仿佛是《一千零一夜》中闯进沙漠中金银城堡的养驼人，既兴奋又惊喜，看得目不暇接。

登上宫殿的高处，还能俯瞰这个建筑群和城堡全景——只见黄砂岩所建造的房屋错落有致，不少民居的天台上，游客正舒坦地喝着茶晒太阳；窄窄的街道曲折隐现，不时转过漫步的行人；蜿蜒的城墙历经数百年的风霜依旧默然屹立，一群群灰色的鸽子飞舞着落在城墙上，“咕咕”地打破了下午的宁静。

杰伊瑟尔梅尔的建筑之美，不单体现在古堡内的豪华宫廷，也表现在古堡外精美的哈维利建筑之上。这些哈维利多是在19～20世纪由富有的商人修建，目前仍有不少保持完好。虽然有部分是免费参观的，但最为精致的几家则要收取一定的参观费用。

萨利姆·辛格府邸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家。这座拥有300年历史的哈维利的主人，曾是杰伊瑟尔梅尔一位声名狼藉的总理。他作风暴烈，手段强硬，最后步了他同样曾任总理的父亲后尘，被王公指令谋杀了。

这座底层低矮狭窄的哈维利，拥有极其精美的顶层建筑，顶楼如同盛开在枝头的莲花。这里处处都被覆盖上精美的雕刻，无论是层层叠叠的莲花吊脚，优雅的孔雀拱顶，还是雕刻上各种花鸟图案的壁架，或是样式各自不同的通花围栏，皆为能工巧匠的杰作。而更令人赞叹的是，这样精美的砂岩建筑竟然没有使用水泥和砂浆，仅仅是关键部位用铁箍固定起来。从这座哈维利的顶楼可以远眺壮美的杰伊瑟尔梅尔古堡，直到金色夕阳慢慢沉入城堡的背后，为城堡镀上金色的霞光。

耆那教神庙位于杰伊瑟尔梅尔城堡的西南部，这是城市里最大的一座神庙，在12～16世纪陆续建成，由7座相互连接的殿堂组成。进入神庙参观者，必须脱掉鞋子和身上的皮革制品。赤脚走在黄砂岩建成的神庙里，看阳光洒入明暗分明的大殿，有一种格外的宁静。

在神庙里有很多神像的雕刻。除了12座象头神甘尼夏和108座Parasnath（24位伟大的耆那教导师之一）的神像，还可以看到其他许多耆那教导师、小仙女和圣人的雕像。当地精湛的雕刻技艺在神庙中展现无遗，从神像到神塔、梁柱、门框、穹顶，尽是布满细致的雕刻。轻抚过那些历经岁月的温润的岩石，似乎还能感受到几百年来那些教徒虔诚的触摸。







• 上图　耆那教神庙的穹顶布满了细致的雕刻。
• 中图　萨利姆·辛格府邸的顶楼，拥有极其精美的顶层建筑，如同盛开在枝头的莲花。
• 下图　骆驼探险旅行逐渐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供图 / Gaopin image

骆驼探险之旅

由于坐落在沙漠之中，杰伊瑟尔梅尔便与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有了说不尽的缘分。以往是骆驼商队的经过带来了经济繁荣，现在这里每年仍会举办盛大的“骆驼节”，而骆驼探险旅行也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大部分前来的游客都会选择半天、1天、2天或者更长时间的骆驼旅行，而我选择的是一条需要露宿沙漠的非常规路线。

探险行程是从古城出发，首选坐大半小时的吉普车到达沙漠的边沿。准备好的驼队会在那里等候着，你可以选择喜欢的骆驼作为单人坐骑，而它将会陪伴你两天时间。骑在骆驼背上的感觉和骑马不太一样，更高也更晃一点，但只要你慢慢适应了那种大幅摇晃的节奏，就能应付骆驼的漫步，甚至小跑。

骑行约一个多小时，穿过戈壁和小村，已是烈日如火的正午。驼队在沙漠中一处散布沙枣树的地方停下来野炊午餐。在这期间，游客可以向当地向导学习怎么和面做印度煎饼，试着给休息的骆驼喂饲干草，欣赏驼夫怎样用一把剪刀在骆驼的脖子上修剪出漂亮的图案，又或者仅仅是躺在柔和的树荫下小睡一会。

午餐后会安排休息1小时以躲避正午的烈日，之后再骑行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一处略具规模的沙丘。这里只有少得可怜的几株矮小的沙枣树，其余便是漫漫黄沙。驼队在这里扎营，勤劳的驼夫们会开始准备晚餐、篝火、被具，安置好骆驼，而游客则可以安心地在沙坡上玩耍，等待沙漠中壮丽的日落。

黑夜降临，沙漠的温度将骤然下降。简单的晚餐之后是篝火晚会，大家围着篝火喝啤酒、歌舞、游戏。在荒无人迹的沙漠之中，来自世界

各地的十多名游客煨着暖暖的篝火，一下子便都亲近起来。晃动的火光映红了人们快乐的脸，大家随着手机的音乐舞动起来，铁桶、啤酒瓶、木棍都成了当时的乐器，而击鼓传花加真心话大冒险便是最国际化的游戏。

夜深了，天空仿佛是深蓝色的穹顶，点缀着漫天的星光。有人还在明灭的篝火前继续聊天，有人已经开始陆续入睡了。在沙漠中露天而眠，是许多人不曾经历过的体验。飒飒的风吹动细密的沙，如同夜晚沙漠中深切的寒意，无孔不入地浸漫着旅人们。呼呼的风刮动细砂的声音听起来越加凌厉了，即便我穿上所有的衣服钻入睡袋，并用帽子和围巾把自己尽量包裹起来，仍能真切地感受到簌簌的沙子打在我冰凉的脸上。

沙漠增添了杰伊瑟尔梅尔的神秘和魅力，而沙漠之旅正好圆满了我对这座城市的回忆，那美丽的古堡、炙热的阳光、寒冷的风、落满身上的细砂、骆驼背上的颠簸和一路上心底默默唱过的歌……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花山岩画“申遗”记

在土耳其遇上利西亚

纳米比亚沙漠自驾



THE DREAM UNIVERSITY

梦之大学

名校建筑与大师

点击阅读

威尼斯：未来艺术进行时

撰文/PHILIPPE VIGUIE DESPLACES　翻译/孙娟　摄影/ERIC MARTIN - DragonImage

丁托列托绘制完总督宫天花板上的壁画，距今已有几个世纪了，然而这个昔日的威尼斯共和国一直保持着创新的精神，展现着它的艺术、设计以及创意。威尼斯始终呈现给人们新的面貌。





• 威尼斯大运河沿岸，随处可见具有现代或当代艺术风格的建筑。

每天Thello列车都会从巴黎里昂火车站（或者第戎火车站）开往意大利。

在拥挤的车厢里寻找自己的座位，虽有点混乱，但也不乏趣味性。同时也算是提前感受到意大利的氛围了吧……夜晚在火车上入睡，期待着那魂牵梦绕的威尼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落在轨道上，火车继续往前行驶着，仿佛置身在梅斯特雷与威尼斯之间的波浪上。

我们在威尼斯圣路济亚车站下了火车。大运河如同变魔术一样出现在眼前。面朝着人世间最美的城市景观之一，我们甚至有点惊慌失措。似乎魔术棒一挥，意大利画家加纳莱托画笔下的威尼斯便活跃起来了。



●暮色中的贡多拉。

现实中的威尼斯与这位画家笔下的威尼斯有着同样的颜色：天空那独一无二的蓝色，运河水的灰绿色，还有欢快好动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是奢华背景里的永恒存在。

几个世纪以来，作家、诗人以及画家不断地用文字或画布描绘着这座梦幻般的水上城市。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迷恋从未停止。在这座看似轻盈的城市里，一切都有它的价值。比如那些曾建造过这座城市或者至今仍旧在建造着它的人们。他们在大运河沿岸宫殿的外墙上留下了身影，就像城市守护者一样监视着我们。优雅的小艇带着我们离开了这条繁华的主河道，驶向玫瑰岛。在这座岛屿上，坐落着威尼斯最新建成的宫殿。

玫瑰岛的蜕变

玫瑰岛是一座建于19世纪的人工岛屿。岛上曾坐落着一家由墨索里尼命人于20世纪30年代修建的大型医院。经过多次改变用途后，这家昔日的医院最终被废弃了。如今这栋象征着那个一去不复返时代的宏伟建筑变成了一座豪华的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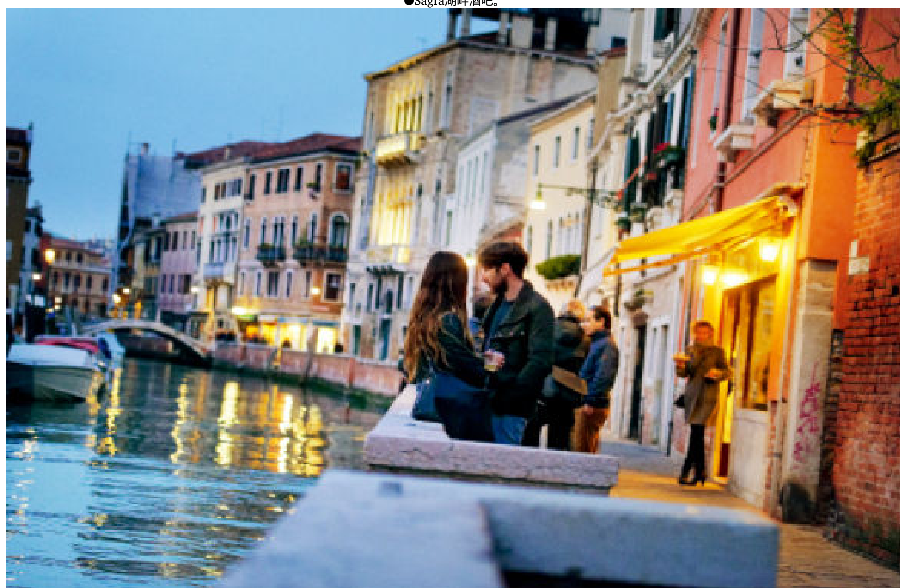
•圣马可广场上的圆柱以及总督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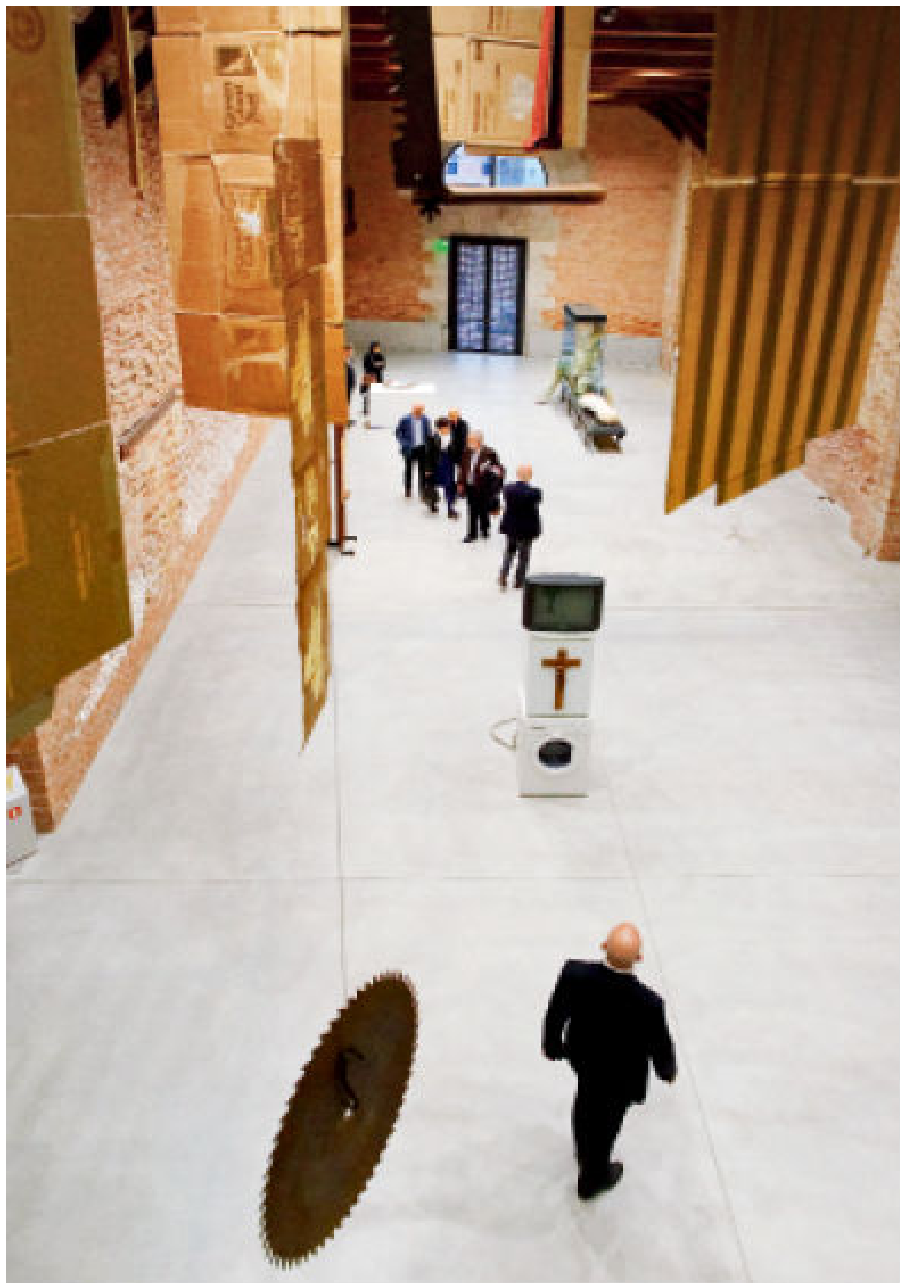
•在圣马可区，水上的小艇是威尼斯美景的组成部分。



●Sagra湖畔酒吧。



●暮色中的威尼斯情侣。



●前格拉西宫展出着弗朗瓦索·皮诺的一部分当代艺术藏品，大约3000件。



●L'Osteria Anice Stellato餐厅。



●圣马可广场的室外咖啡座。



●Sagra 屋顶餐馆。



●绘有威尼斯往昔岁月海报的一条小巷。



●圣马可广场的贡多拉。



• 圣殇教堂西侧的小运河。



• 威尼斯大运河。

想必意大利建筑师马蒂奥·图恩，一定是尽其才华才能完成如此巨大的挑战。而且为了保护泻湖，连一平方厘米都无法新建，更不能拆除任何的地方。于是结果着实让人惊讶：中心建筑仍旧保持着严肃的基调，但修建在楼顶的无边泳池却为它增添了不少柔情。泳池里的水仿佛要溢出来了，像是要把远处的威尼斯城淹没。

这座面积为16公顷的岛屿已被打造成了一个美丽的花园：在厚厚的草坪上，种植着几百种诸如棕榈与橄榄等的地中海植物，分布着一条条规则整齐的小径，犹如这座从今以后守护着小岛的宫殿的分枝。那几栋瓦片屋顶的小屋曾是医院的门诊处，如今已被打造成了花园中的套房，独享着面朝大海的私人游泳池……简直就是梦中仙境！这里还拥有威尼斯最大的水疗中心，面积为1750米。虽然这里的一切都是重新打造的，但是仍保持着与威尼斯的联系以及充满活力的创造性。

艺术共和国的未来

离开玫瑰岛重返圣马可，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感受长期以来滋润着这座城市的创意性。威尼斯双年展或大运河沿岸的各座宫殿所展现的现代或当代艺术已经是旅游行程的一部分。

威尼斯双年展是一个拥有上百年历史的艺术节，是欧洲最重要的艺术活动之一，与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并称为世界三大艺术展，并且其资历在三大展览中排行第一，被人誉为艺术界的嘉年华盛会。

今年威尼斯迎来了第56届国际艺术双年展，此次双年展将于今年11月结束。位于圣马可南部的绿园城堡是双年展的入口。展览的主题为“全世界的未来”。

“人们就是为此而来到威尼斯的。”总督宫古老藏品系列的总负责人卡米洛·托尼尼说。他做了个夸张的手势后，继续说道：“威尼斯双年展接待游客近三百万人，是总督宫参观人数的两倍。”

如果说一直以来威尼斯都是艺术创作的殿堂的话，这得归因于它是一座“融于时代却又置于时间之外的城市”。巴黎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前负责人、弗朗瓦索·皮诺展品系列现任总监马丁·贝森诺的这句话完美地诠释了威尼斯。贝森诺认为，威尼斯所“汇聚的如此多的艺术创作是世界各地艺术家们的灵感之源”。

在威尼斯对艺术的热衷由来已久，始于1895年的双年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诗人里卡多·

塞瓦提可，即当时的威尼斯市长，提议在威尼斯举办双年展。这一重要的艺术活动在位于圣马可广场南边的绿园城堡区开展。在那里坐落着一座座外国展馆。这些年来为举办“罗丹个展”而于1912年建成的法国馆一直风韵犹存。“双年展日益吸引着艺术家、文艺事业的资助者以及收藏家。”现代艺术史学家薇若妮卡·玛格里尼说道，“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日渐显著，并引起或强化了重要的艺术潮流，如1964年的双年展向世界宣告了流行艺术的存在。”

“任何一位当代艺术家，任何一位当代艺术画廊总监以及任何一位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都不能不来双年展。”马丁·贝森诺强调。但是这样的盛事却让威尼斯人无动于衷。渔民、手工业者、商人……这些生活在泻湖中的普通老百姓让威尼斯尽显高贵，却“对双年展漠不关心”。一位当地的市政官员如此说。城里任何浮夸的当代艺术活动都让他们反感。他们曾试图反对（并未成功）在威尼斯修建一座由加泰罗尼亚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所设计的新桥。不过他们倒是成功地转移了美国艺术家查尔斯·雷的作品“手拿青蛙的男孩”。从此，这件由皮诺基金会安放在海关大楼前面的雕塑作品被自19世纪以来就存在的灯柱所取代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在这个以威尼斯为中心的艺术共和国，人民才是最终的决定者！

运河两岸的艺术遗产

意大利的贵族为艺术的解放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世纪以前，大运河两岸的宫殿里住着佩戴各种首饰且容光焕发的公主、王妃们……这些上流社会的女士总是迷恋着那些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比如说公爵夫人贝维拉夸拉玛莎。成立于1898年并以她的名字所命名的基金会在其15个工作室里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艺术家。面朝着大运河的佩萨罗宫曾是这位公爵夫人的府邸。如今，这座宫殿已被改建成了现代艺术与东方艺术博物馆，展出诸如古斯塔夫·克林姆、瓦西里·康定斯基以及乔治·德·基里科等知名艺术家的作品。

这条历经岁月洗涤的大运河一直都是威尼斯的主要干道，并不断地为这座城市注入新的血液。被视为水上出租车之一的贡多拉是威尼斯美丽风景的组成部分。搭乘贡多拉或是水上巴士辨认着沿途一座座宫殿博物馆，不亦乐乎！

迎狮宫是其中最著名且最显眼的建筑，宫殿的外面竖立着考尔德的一件雕塑作品。这座宫殿是佩姬·古根海姆在威尼斯的故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位性格怪癖的美国人来到威尼斯呼吸它的现代味道。“在1948年的双年展期间，佩姬展示了她的私人收藏品，包括从未在欧洲展出过的波洛克的第一幅作品。”古根海姆基金会总监菲利普·赖兰兹的言语中流露着对这位伟大女士的敬佩。“当时因为担心如此的胆大妄为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所以将波洛克的画作放置到了距离中心展馆最远的希腊馆。”他继续说道。在这座面朝着大运河的宫殿里，佩姬曾与马克斯·恩斯特共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并时常在她的爱犬旁边休息。

如今她的这座故居已成为意大利参观人数最多的现代与当代艺术博物馆。在佩姬曾居住过的套间里，我们可以看到她喜欢的艺术杰作，尤其是诸如康定斯基或蒙得里安等画家的作品。

那时的威尼斯是一座热闹非凡的城市。卡洛斯·德·贝斯特古于1951年9月3日举办的那场奢华的化妆舞会足以说明这一点。这位富可敌国的艺术爱好者曾拥有位于大运河沿岸的拉比亚宫。这座以提埃坡罗的壁画而闻名于世的宫殿现为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所有。

21世纪初，轮到法国人弗朗瓦索·皮诺被格拉西宫的魅力深深吸引了。格拉西宫曾是菲亚特主席吉亚尼·阿涅利的财产。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为宫殿面朝大运河的庭院穿上了衣装，并大胆地修复了宫殿原有的壁画与建筑。目前格拉西宫展出着弗朗瓦索·皮诺的一部分当代艺术藏品（大约3000件）。这些藏品于2006年4月29日首次展出。购买格拉西宫后，这位法国企业家兴奋不已。几个月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更加轰动的购买活动：威尼斯海关大楼。这栋大楼曾是威尼斯共和国时期传说中的海关仓库，坐落着海关建筑群的岬角是大运河的入口标志。在这栋被悉心修复的砖梁建筑中，皮诺展出着他的前卫艺术藏品。这些藏品的作者既有闻名于世的奇才，也有初露锋芒的艺术新秀，因为“在该藏品系列的250位艺术家中，50位出生于1970年以后”。马丁·贝森诺向我们如此解释道。

弗朗瓦索·皮诺的到来着实引起了一时的轰动，让人心生嫉妒，也让其他企业家争相效仿。例如在2011年，时尚品牌普拉达在威尼斯的王后宫成立了一个当代艺术基金会。这座位于大运河边上的宫殿收藏着有关双年展的所有档案。在宫殿的旁边以及圣马可广场的后面，路易·威登将其店铺的顶层设计成了一个小型的艺术空间，并在里面展出路易·威登资助修复的十来件经典作品以及一些新的作品。

倘若不去朱代卡岛，又怎能圆满结束此次威尼斯的艺术之旅呢？

这座面朝圣马可的岛屿是威尼斯泻湖中最真实的岛屿之一。除了帕拉迪奥酒店，岛上几乎没有任何地标建筑。这使得这座岛屿远离了大众的视线。岛上饶有特色的民俗住所倒是吸引了很多艺术家的眼球。一条条孤零零的狭小运河错综复杂犹如迷宫。在沿着这些运河分布的小巷里漫步，其乐无穷！在一个几乎已被废置却魅力不减的回廊里，贝维拉夸拉玛莎基金会修建了几栋艺术家们的住所。此外两个艺术画廊、两个基金会以及其他几个备选场所都是向公众开放的，随时让你体验真正的意大利式的热情好客。

Table of Contents

西西里　电影从未散场
重寻奥德赛：乌托邦式的诺亚方舟
西撒哈拉：三毛故里寻踪
杰伊瑟尔梅尔：沙漠中的金色之城
威尼斯：未来艺术进行时